

一口煎饼很山东
全国主题征文大赛
特别奖

泰安煎饼：香喷喷的乡愁

□卢书忠

煎饼，供养了我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。

春风如酒，月光如洗。

母亲劳累一天，常常趁晚上，推磨——摊煎饼用的糊糊。石磨，是父亲打的。地瓜干或玉米，是早上泡好的，晚上要推石磨磨出来。又在我能帮些力气的时候，套上一根木棍，拉我一块推磨——所谓“懒驴上磨”。我往往困得一楞一楞，带得石磨也一怔一怔，而煎饼糊糊，喷涌如地热岩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还睡眼惺忪，母亲坐在饭棚子的柴火窝里，已经摊了厚厚一摞煎饼。

母亲一手添柴火，一手握竹批子，左推右旋，斯须而成。饭棚子被烟熏火燎得黢黑，而煎饼却金黄灿灿。早上下地的父亲回来蹲在热鏊子旁，随叠随吃，吃得正香。

这是我们一家人的饭食。

有时候运气好，捋一把小葱、韭菜，或芹菜、苦菜蘸了甜酱，甚至煎了咸鱼，买了油炸馓儿，卷煎饼吃。

后来我写诗，如果写到此处，我想应该有两句：春韭试春盘，煎饼如席卷。

可惜那时没有酒。

有时候我感冒了，不待吃。母亲就专门摊了棒槌子（玉米）煎饼喂我。彼时贫穷，一般的煎饼，都是用地瓜、高粱糊糊摊的。二嫂就招嫌：你这熊孩子，还吃上棒槌子煎饼哩！黄棒槌子煎饼，可是我们坐月子才捞得着的哩！你不要坐月子？

再后来我觉得，摊煎饼的母亲，简直就是最美的画师，如潘玉良，以竹为笔，以鏊为布。

母亲的鏊子一转，转动着我们穷且益坚的岁月。

锅盔，大如车轮——秦时的战车上，一定有这样的“车轮”吧？

煎饼，圆如满月——宋朝的江山，一定映射和衬托这样一轮月亮吧？

色泽金黄是她腰黄的衣裳，凝脂如玉是她雪白的肌肤，香草美人是它喷喷的麦香。

那时候我还不懂这么多。在吃饱了母亲摊的煎饼后，比如夏收、秋收，就在麦秸垛、玉米秸里睡熟了。

梦里，我是出征的将士，是举杯邀明月把酒问青天的李白和苏轼，是说聊斋的蒲松龄。

但我还是个孩子，梦中吸吮着麦草、秸秆之香，吧嗒吧嗒。

有一年夏天，家里借住了一名“大干部”。大干部一家被下放到温石埠铁矿，转业军人，据说是团长级别的，似乎是四川人，总之大抵真的忘却了。他喊我父母辈“老乡”，喊我“小老乡”。他有一个婆娘，两个儿子。他的婆娘跟我母亲学会了在鏊子窝里摊煎饼。我家的煎饼一般是地瓜的、高粱的，我已经吃够了。而他家一开始吃的煎饼就是棒槌子的，焦黄，喷香。

那个婶子——我们不像城里样叫“阿姨”，已经和我母亲“郭”成好姊妹。她知道我

馋，每当摊煎饼，三个孩子先是一人叠一个，送到手上。“快吃了，去上学。”“饿了，快吃吧！”

两个儿子插班和我一起上学。大儿子很干净、秀气；二儿子很邋遢，成天鼻子吸溜吸溜的。我们一边卷吃着煎饼，一边上学。他们的煎饼上抹了鲜红的辣椒，我的煎饼什么也没抹，却先吃完了。

望着他们还没吃完的金黄的煎饼，我说，其实煎饼上还可以抹蒜泥，真好吃的。

放学吃煎饼的时候，我们就试试。他俩一边咯吱咯吱吃着煎饼，一边呵呵地点头：嗯呢，安逸！

煎饼学成之后，婶子又学会了烙发面饼。虽然他们的白面也不容易吃，只烙了一顿，但这可要了命。

她从一枚饼上掰下一小块，递给我。我一把抓过来，咕嘟一声，面饼就下肚了。哪顾得上抹蒜泥。

他们住了一年多就搬走了，不知何往。据说大干部落实了政策，一家回了大城市。临走，母亲摊了一大包煎饼送给她；而父亲，则把自己亲手打磨的一个青石蒜窝子送给他们。

这是一段农民、石匠和一家干部、子弟的交往，也是一段关于煎饼的记忆。

渐渐地，我们更多的吃上了棒槌子煎饼，也吃上了发面饼、葱油饼。我想有手艺有粮食，他们会再吃棒槌子煎饼和发面饼吧！会吃吗？

从村小学到镇中学，就开始背着煎饼咸菜去上学。一周往返一次，一包煎饼，数着吃，到星期五不够了，就吃煎饼疙瘩。吃着煎饼，考上了大学。回首从兹去，孤蓬万里征。西去的列车上，我竟也是背了一包煎饼的，与同学分享，与锅盔媲美。

父亲说：你这个大学生，是你娘一包一包煎饼供起来的，敢不回来孝敬她？

于是就从兰州大学回到山东泰安，继续啃煎饼。

多少年，父母去后，再也只有吃过那么香甜的煎饼。只好买煎饼吃。煎饼，翻来覆去，成了香喷喷的乡愁。

现在我在报社做轮值总编，也常常是背着一包煎饼值夜班。

我亲亲的煎饼啊！

它大如车轮——秦时的战车上，一定有这样的“车轮”。

它圆如满月——宋朝的江山，一定映射和衬托这样一轮月亮。

色泽金黄是她腰黄的衣裳，凝脂如玉是她雪白的肌肤，香草美人是它喷喷的麦香。

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煎饼不香。

煎饼，也必将供养我的老年。

舌尖翻江倒海。一吃，如吞日月。一吻，地老天荒。

泰山向往，煎饼可尝。
媳妇在京看孙子，我上班留守泰安。我为他们所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每月向北京寄递一次泰安煎饼，须于微信向“小于煎饼铺”写明：小米几何，玉米若干，杂粮几张。前日又逢嘴多寄几份——伙计闺女小媳妇嚷嚷要吃山东煎饼，她们正减肥、吃健康。媳妇告诉她们吃法：一饼卷天下。结果，大快朵颐，赞不绝口。

我了解媳妇的口味，也了解现在年轻人的食尚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是吃煎饼长大的。

确切地说，是泰安煎饼。

煎饼，在云卷云舒的历史天空中，在贫瘠或膏腴的土地上，香飘千年，流传万代。

煎饼，是饼中的顶流；煎饼出，一切食物皆退让。

说起煎饼，穿越了周秦汉唐，宋元明清。

也许是征战。秦人士兵，囊中取物，就地取材，利用头盔和面烙饼充饥，他们因此把面饼叫了个“锅盔”。

约略在同时，齐鲁之乡，鏊子一转，“黄金”千张，利用黍、稷、麦、菽、粱摊出煎饼，他们就称作煎饼。

汉王充《论衡·艺增》：“且周殷士卒，皆食干粮”；宋楼钥《跋从子所藏书画》：“问所携，前则草履，复则干粮”。都是说面饼、煎饼。

干粮，易贮存、便携带。

我认为，干粮，就是指秦人的锅盔，泰安的煎饼。

秦人的锅盔，泰安的煎饼，作干粮，如满月，一西一东，高挂在中国的美食版图上。给生活找点甜，就找泰安煎饼。

煎饼，供养我周末三百里、长安三万里。

我好游历，而每次游历，总有一包煎饼随身。

尝言：我有一根黄瓜，即可行走天涯。我有一包煎饼，即可万里远征。

我来到了海岱之间，结下一位“饼娘”。

她正在摊煎饼，手腕春葱也似，摊揭舞蹈也似。更有那粮食的香气，扑鼻入心，颇让我咽了几下口水。

同行的边同学笑曰：你的治游当中，有船娘、织娘、绣娘、豆腐西施，现在又有饼娘，可谓阅尽天下美人矣！

我笑而不答，只是每次去看她摊煎饼、从她那里买煎饼。

往昔在我的家乡，会不会摊煎饼，是衡量一个好闺女、好媳妇的标准。我因此相信她是一个好女人。

我在齐长城青石关遇见了蒲柳泉。

他出关南行，夜遇苦雨，行囊尽湿。幸好守关之士赠予他一包煎饼。他因此而作《煎饼赋》：

漉含米豆，磨如胶饬，扒须两歧之势，釜为鼎足之形，掬瓦盆之一勺，经火烙而滂，乃急手而左旋，如磨上之蚁行，黄白忽变，斯须而成，卒律葛答，乘此热铛，一翻手而覆手，作千百于俄顷，圆于望月，

大如铜钟，薄似剡溪之纸，色如黄鹤之翎，此煎饼之定制也。

一包煎饼助蒲柳泉闯过青石关，一包煎饼也成就了聊斋五百篇。

我来到了日照。用煎饼卷豆腐，作《五莲街头煎饼卷豆腐帖》。

我来到了黄冈之赤壁。咀嚼着山东煎饼与“东坡肉”，与东坡先生推杯换盏。彼时，惟江上清风、明月，与我们。

我来到了成都，参观杜甫草堂。杜甫啊，假如您仍逗留泰安，何以饥饿冻馁如此？

我来到了东北，以小鸡炖蘑菇泡制山东煎饼。而对闯关东的山东人来讲，山东煎饼，又何不是香喷喷的乡愁呢？

我来到了新疆，以天山雪水融化饬和山东煎饼。

我来到了江苏扬州，拜谒文天祥纪念馆。文天祥雄才大略可堪将相，文天祥横刀立马跃上词坛。他在南渡之后，在玉壶光转、蟹黄汤包之中自感英雄迟暮。试想，他如果仍在北方，且以老家煎饼做干粮，壮意气，会不会“挽银河仙浪”，收复神州、整顿乾坤？会吗？

还游览了马可波罗纪念馆。假如马可波罗到访过齐鲁，知不知道山东煎饼，凭什么不把山东煎饼带往远方？

山东煎饼，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其对家国的贡献也大。

农民支前，带上一包干粮，就是煎饼。

父辈出伏，带上半月的干粮，就是煎饼。

子弟上学，带上一周的干粮，就是煎饼。

文旅繁盛，来客争尝名品特产，也是煎饼。他们的诗与远方，就是煎饼。

从果腹口粮到文旅美食，从一家一户手工摊制到工厂化、机械化、规模化、品牌化发展，从主食到主产业，山东煎饼出圈、出彩。

1998年，戴冰同志与我，写了一篇新闻，《改革开放二十年，楼德煎饼，主食成长主产业》，获中国时事报道新闻奖一等奖第一名。

2024年10月，山东煎饼区域公共品牌正式发布，实现了规范化、品牌化发展。山东煎饼厚积薄发、实力认证，成为大众口味，获得普遍喜爱。

中国煎饼看山东，山东煎饼看泰安。

截至目前，泰安煎饼加工

企业达50余家，个体工商户上万个，位居全省第一。年产煎饼20万吨，产值30多亿元，带动就业近10万人。上面所说的楼德镇，就号称“中国煎饼第一镇”。

当真是产业振兴、乡村振兴了。

传统的手工煎饼，比如“小于煎饼”；推陈出新的工厂煎饼，比如“玉皇鼎”的软糯香甜；有的加入泰山黄精、黑芝麻等各种口味，都好吃。

“薄如蝉翼，色如黄鹤”，为山东煎饼赋形。

民生工程、食安工程，煎饼裹着国泰民安；一口煎饼很山东，一张煎饼卷天下的包容，为山东煎饼塑魂。

假如你崇尚大道至简，一饼，一茶，虽简朴，亦至乐。

假如你讲究营养健康，一饼，可卷所有鲜蔬、肉类；一饼，可养胃、降糖。粗粮细做细吃，更健康。

就让我为泰安煎饼、山东煎饼带货吧！

泰安煎饼、山东煎饼，一口咬下去，幸福感马上爆棚。愿与君共品尝。

